



□责任编辑:蔡绍坤 □美术编辑:姜 贝 □电话:0595-22500091 传真:0595-22500225 E-mail:zkb@qzwb.com

英魂铸丰碑:十班乡民抗倭记



闽南掌故

核心提示

洛江区万安街道桥南社区岩山上的十班公妈庙广场,矗立着一座先烈纪念碑,碑的正面镌刻着“抗倭英烈永垂不朽”的鎏金大字。这座纪念碑承载着明嘉靖年间洛阳江南畔十多个乡村(十班)民众自发抗击倭寇的历史事实。早在2022年,“泉州祭十班习俗”就已入选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本周六(6月13日)将迎来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,让我们一同回望历史,重温这场抗倭卫乡战役,缅怀其中涌现的平民英雄。

倭寇黎明前突袭洛南

中国历史上的倭患大量集中于明代,泉州明代倭患的序幕启于洪武年间。清道光版《晋江县志·卷之十八·武功志》载:“明洪武三年(1370)六月,倭寇泉州。”而从洛阳桥中亭的《洛桥新城记》看,明嘉靖年间洛阳江南畔(简称洛南)已多次遭倭寇侵扰。最让洛南人民刻骨铭心的“倭患”发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(1559)农历八月廿八这一天。

当天凌晨,秋风萧瑟,返潮海水由东而西从泉州湾涌入洛阳江。一帮倭寇乘着数艘帆船,借着黎明前的夜幕,朝洛阳桥方向潜行而来。过了后渚港后,船队分两路:主力一路往西北方向溯江而上,拟从洛阳桥南登陆,沿福(州)泉(州)官道一路抢掠直至泉州府城;另一路往西而行,再分为两小队,分别以蚶美“无尾桥”渡和盘光桥桥亭登陆,袭击蚶美、见边等村落。

从洛阳桥南登陆的倭寇,上岸时正值黎明,古街两旁的民居还处于一片沉寂之中。忽然间,倭寇蜂拥而至,沿路破门入内,抢劫财物,奸淫妇女,放火烧房,残杀村民及路人。倭寇一路往泉州方向杀去,不出三里路就到了瑷头村。该村民居沿官道而建,道路两旁多为商铺,时为洛南一带的小集市。当桥南遭劫时,瑷头民众已有耳闻,因桥南岩山上有烽火台小亭包(当地人称之为“巢合山”)的树丛中避难。一股倭寇部队路经此地,突闻山坡上有狗吠,便循声持提刀冲上山坡。发现树丛中藏着许多男女老少后,倭寇露狰狞,冲上前去挥刀乱砍。面对如狼似虎的倭寇,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除老弱外皆奋起反抗,无奈终究斗不过这群训练有素的倭寇,最后全部罹难。

这样的惨剧,随着倭寇连续入侵古篮、古楼、杏宅、乌屿、见边、蚶美等村不断上演,好端端的洛南,顿时血流成河,沦为“人间地狱”。

庄良珍集结乡兵赴战场

倭寇突袭,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,远在20多里外的府城官兵尚无察觉。此时,只能靠当地见义勇为、勇于担当的乡民挺身而出,组织和领导村民自卫自救。村民庄良珍率先站了出来。

庄良珍,庄浔村人,名臣庄夏的第十世孙,时年36岁。据《明隐君浔江庄公暨配慈懿张氏合葬墓志铭》记载,他“生而颖,少而蒙举,济人之急甚于己”。庄良珍素来急公好义,深得乡里敬重。他晚年曾专心“习武事”,因此当倭寇来袭时,他敢于率领乡兵御敌,捍卫乡里。

庄浔村(后称庄任村,现为丰泽区城东街道庄任社区),当年尚未围海造田,村北隔着一片不到三里宽的海滩,与巢合山遥遥相望。庄良珍第一时间获悉倭寇入侵洛南的消息,得知魔爪已伸向附近。他心中义愤填膺,表面却从容淡定,一边派人前往泉州府城报警,请求派兵剿倭,一边迅速号召和组织起庄浔村的乡兵义勇,赶赴援助洛南同胞。同时,命人火速通知附近乡的里长,约定联合抗倭。一切准备妥当后,庄良珍率乡兵义勇奔赴“重灾区”瑷头地带,对敌展开攻势,试图拖住倭寇前进的脚步,为府城官兵的到来争取时间。



洛江区万安街道桥南社区岩山公园的十班公妈庙广场



民众自发开展“祭十班”敬祀活动



“祭十班”抗倭英雄纪念碑广场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前来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。

魏瑚率众死战不退

西福村毗邻庄浔,两村距离很近,前者村东与后者村西相隔不到一里路。西福村最先得到倭寇来袭消息的是“乡约正”(乡村乡约组织的负责人)魏瑚,他立即召集乡兵及精壮乡党,带械奔赴约定的抗倭集结地。

魏瑚是西福魏氏族裔,他“为人慷慨正直,创业勤劳孝友……以正直取重闾里”(《西福村魏氏三房族谱》),时年正处而立之年,是一位极具威望和号召力的乡贤。洛南一带有几个村落的魏氏村民都是从西福魏氏派衍出去的,他们把西福魏氏尊为族首。族首登高一呼,各村村民纷纷响应。西福魏氏族人投入这场抗倭战役,无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。

昔日福泉官道没有经过西福村,魏瑚集合人马后便出村西向地处官道

两侧的古楼和五里亭(今属法花美社区)等地。古楼村、五里亭、新厝头(城东村)等是倭寇进攻泉州府城的必经之地。当魏瑚率部赶到时,倭寇正在这几个村中肆意抢掠屠杀。当地幸存民众的逃、躲、躲,村内几乎见不到人影。魏瑚大喊一声:“亲堂兄弟杀倭番啊!”旋即率先杀入寇群。顿时,敌我双方人马越聚越多,展开生死搏杀。倭寇人马更多且训练有素,魏瑚所率队伍渐处劣势。不过魏瑚深知,必须在这一带拼死顶住,如果退后一步,就会有更多的乡亲受难。

战斗反复持续数个回合,倭寇非常猖狂,步步向魏瑚部逼近,我方阵势渐渐不支,不得不往清源山方向且战且退。突然,从后面上冲来一彪人马,为首者高举着一面魏字大旗,齐声呐喊:

“杀死倭番,为乡亲报仇!”这群乡兵直奔山下而来。魏瑚等人见有援兵也高呼:“救兵到了,大家全力反击啊!”倭寇见状,惊恐后退。随后,少林寺的僧兵也赶到现场,几股力量合围,终于把来不及逃脱的倭寇聚歼。

这股来援的乡兵是猪仔朝村的魏氏族裔。该村位于现群生水库东侧的小山顶(属清源山脉),人口不多。因地处偏僻的山顶,常有“绿林好汉”来此歇身。为保障人身财产安全,村民素有习武防身的传统,向来勇悍侠义。在魏瑚所率乡民与倭寇激战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,他们及时出手,扭转了战局。这支生力军是我方转败为胜的关键,从那之后,当地留下了魏氏族人耳熟能详的“东西十八魏,全靠猪仔朝”的俗语和传说,流传至今。

七旬郭概光脚杀敌

成化二十三年(1487)。他继承父志,早年“倜傥多才,能一众志”(《杏宅郭氏家谱》)。长大后,郭概急公好义,勇于担当。壮年时参与改建留公陵(陈三坝)，“劳而有功”。

王宅乡位于官道西侧,中间隔着皇冠山。但当郭概获悉倭患危及附近乡里,立即命人鸣锣报警,自己则头缠着布帕,赤着双脚,身着短衣,手提大刀,带领刚集结的乡勇杀向瑷头。有人见他年事已高,劝他量力而行。他慨然回答:“七十老翁,复何所惧?”一到瑷头,郭概便挥动大刀,截住一名正追杀村民的倭寇猛砍。那倭寇猝不及防,右手臂被卸

掉,丢下倭刀狼狈逃窜。这时,另一名倭寇拦住郭概,欺他老迈,不把他放在眼里,挥刀劈来。郭概举刀顶住,反手一刀,正中对手下巴,倭寇大声惨叫。郭概即顺势扑杀过去,倭寇当即毙命。紧接着,又有一倭寇扑杀过来,郭概挥刀迎敌。双方大战数个回合,郭概毕竟年迈,力气不如从前,渐渐只有招架的功夫。忽又被山坡上的杂草根绊了一下,打了个趔趄。危急关头,身旁的从侄一个箭步冲过来,横插一棍,将敌人的刀拨开,助郭概躲过一劫。这时,以刘少帽为首的一群桥南村乡勇也赶到现场,加入战团,与郭概等人并肩作战。



省级非遗碑记



泉州祭十班习俗传承人郭宏杰讲述十班抗倭事迹

生擒倭首“鳖足番”

桥南村地处洛阳桥南畔,在这次倭患中首当其冲,损失惨重。但洛江自古多慷慨豪杰之士,从《温陵芝山(洛阳派)刘氏家谱》所载的“纱帽无公,刺抛无妈”见闻来看,该村在此次战役中涌现出了“父子参战”及“儿子参战、母亲送饭”的动人事迹。

刘少帽是当时桥南村带头抗敌的丁壮,文献载称“嘉靖季年(即嘉靖末年),倭犯洛阳,他为丁壮先,与官兵一起战于洛阳江浒。在这场抗倭战斗中,他与郭概等人的队伍逐渐拉开距离,后孤身一人遭数名倭寇围攻。突围后,他退至江边后村的山顶上(也称“割围山”),面对不断靠近的倭寇,刘少帽选择“纵身投入潮水中而殁”(《泉州洛阳桥杂考》)。其父也随刘少帽参加了这次抗倭卫乡战,同样壮烈牺牲。史志有载,参加抗倭卫乡战的桥南人还有刘刺抛及其母亲。刘刺抛结局不详,其母则是在为子送饭的途中“遭倭杀害”。

当天中午时分,洛南抗倭民众越聚越多。庄良珍等人与泉州府官军将领商议后,实施“突破中间”“掐头断尾”“分割包围”战术。经过一番激战,倭寇死伤惨重,除小部分落荒而逃从海上脱身外,余者悉数被歼灭,乡民还生擒了倭首“鳖足番”(1983年版《台海志卷三十·义勇》)。至此,洛南十班抗倭卫乡战至此宣告取得胜利。

“抗倭卫乡”精神传

这次倭患,致使洛南十多个村落损失惨重,罹难者众多(有文献称是几百人遇难),实为惨烈,里人称之为“嘉靖己未之难”。事后,官民将无人认领或家庭无力收埋的尸骸集中收殓,安葬于瑷头村坡顶东侧,后修整为墓庙,称“瑷头十班公妈宫”。最初由官府每年逢农历八月十八日祭祀,史称“祭十班”。随着时光推移,改为由殉难丁壮及妇女所属的十个村庄轮流进行民祭,成为当地习俗,传承至今。

“祭十班”虽为地方传统祭祀活动,但意义深远。它既有尊祖敬宗、缅怀先烈之意,更蕴含着传承抗倭卫乡爱国主义精神与倡弘和睦团结的深刻内涵。如今,洛江两岸十班民众及分居外地的族裔,每逢“祭十班”节,都纷纷赶来参加活动。2022年,“泉州祭十班习俗”入选福建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多年来,该习俗得到良好的传承与创新性发展,影响广泛。其实质已从单纯的民间祭祀,演变为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,进而升华为一项承载历史记忆、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活动。它将悲壮的历史转化为催人奋进的力量,使“抗倭卫乡”的精神火炬在新时代继续传递,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。

□刘育钢 郭清涛 文/图

(刘育钢,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;郭清涛,“泉州祭十班习俗”传承人)